

民國肇縣志

鞏縣志卷二十四

劉蓮青

邑人

纂輯

張仲友

邑人劉鎮華鑒定

邑人劉鎮海參閱

固始萬自逸讐校

文徵二

校定杜工部集

朱李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猶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

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絕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不多遭亂亡逸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寫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譌舛又得逸詩數十卷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歿十七

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點手
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
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
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陽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
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耶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
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爾紹興六年
丙辰正月朔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元 宋 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

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
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
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
德藉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
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
不謀之始去去闕焉若是而終將碑者蓋天下行省
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若郡邑類千百守令廉墨哲
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士
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以良民使獲知於上歷顯要
來參預吾省政事故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

思企及則吾江浙類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
之人耄語壯壯語弱語穉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
曰是故然然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媚夫人乎
曰吾儕小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嫌賢者
不避吾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嫌遂已
曰昔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
碎女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卽碎其事之傳
固不可遏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糧
主進以遺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無不
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未邑淳

手集卷二 四
三
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山林負固
嘯劫爲公覺皆就擒且勸分振乏民得不死殍不魚
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錠視民田多少爲賦貧者或鬻
永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貧者如故往往被
箠楚破家負債遁逃公一責諾田今所主家貧者悉
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
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爲簿賬始終相沿民獲其
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
民異屬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有司欺
細民細民畏之過守令其卒羣聚爲虐或訟之有司

舉令甲召其偏裨其蔽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
無可奈何邑戍卒許來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
吏語其長曰若兵爲凶虐速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
然且具若姓名以御衆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
之其長皇恐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
落閒亦必白始敢出雖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
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溪側忽羊角
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多異
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
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主僧普成

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之孔子廟壞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俸錢率僚友與儒之富者買田供祭祀膳羞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楫貪而險以贓罷居里中無以生偵民有少不平嗾其訟佐之請謁已旁

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何問公發其姦杖之按法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書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暘災福必應有羣虎繇無爲絕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尤甚罟弇無所施公潔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賫

夫上言有異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
留此徵於神者曰若此已乎曰公之卹民隱理民利
病甚多故吏耆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曰老
以耄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耄壯弱
稚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能以舉其迹多少爲
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微俗厚矣政
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績溪之人然
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一二十年來
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者而
朝廷拔循良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不

既美乎予初第時已聞公廉直精吏事爲聞人入翰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事積忤權姦爲忤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大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議都省事予爲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烏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翅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第以其貴富爲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爲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泰定四年二月

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按是篇爲宋本撰選入蘇天爵元文類以毅雒陽人惟本所撰清河郡公張思忠碑云今家鞏縣毅爲立石歐陽玄清河張公神道碑係奉敕撰文敘其孫長曰毅卽江浙參政亦云家鞏縣應改正

洪武四年祭宋陵文

明

曩古有元失政天下紛紛朕由此集衆平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年矣稽諸古典自堯舜繼天立極列聖相傳爲萬民主者陵各有在雖去古千百餘載時君當修祀之朕典百神之祀故遣官賚牲醴奠祭修陵君

靈不昧尙惟歆享

洪武三十五年祭宋陵文

自古有天下功德及民者當享百世之祀我國家崇祀古昔帝王厥有常典今朕遵承祖訓奉天征討卽位之初永惟聖帝明王陵寢所在不可不敬是用奉幣帛牲醴以祭惟皇有治世之功有安民之德歷世雖遠神靈不亡其尙默贊玄化孚佑下民俾臻太平之福朕其敬祀萬世無斁尙享

永樂三年祭宋陵文

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爲君代天理物撫育黔黎彝倫攸序

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報特遣官賁捧帛幣命有司詣陵致祭惟帝英靈來歆來格尙享

遊嵩記節錄

周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攜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琛

攬云汾陽營鎮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
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
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祖
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埽清
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
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輦至是七十餘里翌旦
遵趙城陟輟輟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萼嶺老
卒數人守之

新城記

張可久

鞏古東周也自惠公封少子於茲以嗣王祚蓋終八百之

歷云其地古今稱形勝而利害因之方漢之走成皋堅壁而守也楚志殆不可涯矣然卒不能越寸趾而西者則以鞏距之耳且河洛迺六字中兩名川也河自積石而來猶瀆流迨東過洛汭其流始湯湯而不可禦夫四塞崢嶸是天險也兩流湍浚是地險也二者備而鞏可以無城城可以不固哉舊城築土爲之曾不足以備鼪狸經霖潦矧當茲二險哉武廟時蕞爾流賊嘯聚境內城郭動搖世廟之癸丑及穆廟之壬申突然懸水數仞衝城汨沒借令鞏城固則茲數患不至如此甚已自後里人擔畚塗墍歲歲相仍未幾而視之又磊磊然復于隍矣每與士人聚議曰必

太治其城然後可開有一二以爲費且不貲未可輕動余曰是未知所甚費也昔秦皇伐楚李信以二十萬人不勝雖少亦費也王翦以六十萬人獲勝雖多不費也今鞏城比年塗墍而憚一大舉是寧以歲歲二十萬人之費置之空虛無用之地而不以一舉六十萬人之費成于百年久遠之功也故爲今日計亦問其勝不勝耳奚問其費哉無何甲戌秋僉憲丁公以職事按鞏咨詢民瘼時可久晉謁閒首以城事爲公歷歷陳之公乃起而歎曰茲役也其長慮哉遂決然持其計以明年之春始其事令縣尹李公主之少尹譚公督之尋復檄二府楊公相度地宜量加式廓